



上海市汉语言文学教育高地建设规划项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丛书

东海与西海

——比较视野中的文本解读与文化思考



李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 平 著

上海市汉语言文学教育高地建设规划项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丛书

东海与西海

——比较视野中的文本解读与文化思考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海与西海/李平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21-2993-4

I. 东… II. 李…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5822 号

责任编辑:汤正宇

美术编辑:王志伟

东海与西海

李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36,000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1-2993-4/I·2299 定价:32.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886520



作者简介

李平，祖籍浙江杭州，1955年12月出生于上海，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外国文学研究》、《社会科学》、《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新文学》等刊物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专著《神祇时代的诗学》、《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学艺术》，合著多部。在海内外发表散文数十篇。为多个理论和艺术专业学会成员。

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明〕冯应京

目 录

第一部分 文本的辨认

一、文本中的人性图景

- 1. 痛苦的寓言 3
- 2. “偶然性”与人的命运 6
- 3. 隽永的佛图 9
- 4. 纯粹的自然与心的自然 12
- 5. 琳达的处境 14

二、域外经典的启示

- 6. 《贵族之家》的美学分析 18
- 7. 人类之树 29
- 8. “物”时代的灵魂游荡 42

三、融通的文学理论

- 9. 纪实文学与人类窥探欲 47
- 10. 世界名著与推荐书目 51
- 11. 蓝色的精神丝线 54
- 12. 文学风格的语言特质及辨识程序
..... 62

第二部分 艺术与神秘

一、心灵之摆

- 1. 隐含着观众的缠绕 77
- 2. 操作与超越 80
- 3. 素朴与辉煌 83

4. 里面的情感与外面的情感	86
5. 孤立的内心描述	89
6. 深埋于心中的容颜	92

二、互渗的艺术理念

7. 艺术与神秘	94
8. 真实感的心理移位	98
9. 艺术中的成熟与稚拙	101
10. 艺术形式美发展的心理动因	104
11. “对抗性”艺术	111
12. 双向建构与美感的发生	120

第三部分 世界视野

一、古典与现代

1. 现代艺术理论观照下的 西方古典史诗和戏剧	131
2. 古希腊的诗人与诵诗者	142
3. “在场”与“缺席”	152
4. 世界视野与传统资源的张力	167
5.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房(附录)	175

二、东方与西方

6. 中西文学互动影响中的几个 敏感问题	179
7. 耶稣会在“东学西渐”中的桥梁作用	194

8. 柏拉图与中国哲学	207
9. 东西古代的两种对话方式	212

第四部分 智慧的“解构”

一、现代与后现代

1. 智慧的“解构”	217
2. 关于“现代”的话语谱系	224
3. 全球“狂欢”与海派形态	240
4. 欧洲人文远足	254
5. 城市人的精神仪式	266
6. 双语教学的学理依据	269
7. “文化研究”热的缘由	277

二、跨时空文化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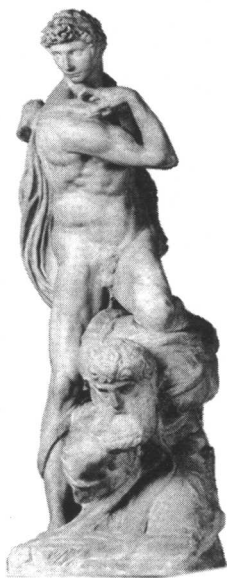
8. 一张人体摄影观摩券	283
9. 圣诞之夜	285
10. 英勇的留学生	287
11. 佛罗伦萨广场上的几种卖艺方式	291
12. 巴黎的人文植被	295
13. 关于麦克维的思考	302
14. 施密特的文化启蒙	307
15. 西方文化理论与“超级女声” (附录)	313

后记	323
----------	-----

第一部分

文本的辨认

- 一、文本中的人性图景
- 二、域外经典的启示
- 三、融通的文学理论



痛苦的寓言

我是在那些少男少女一双双明亮而洋溢着热情的眸子里，真正读懂拉甫列涅夫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小说《第四十一》的。说句实在话，当我把以斑驳破损的旧书为蓝本而复制出来的一厚叠《第四十一》，发给这些年轻的中文系大学生去阅读和讨论的时候，心里荡漾着的是一种微微含有隐痛的历史感。据老教师们说，这本旧书已被复制过好几回了，第一次是猛烈的大批判；第二次是稍稍的认可，但认为放在如此尖锐的场合来描写，有人性论的过失；第三次又是第一次的重演，甚至认为作家是右倾分子。前不久，有人念起译者曹靖华在“译后记”中的语言，说道：恋爱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是不是有点儿太“左”了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我自己也如此）总是喜欢讨论这部作品，为什么每一届学生总会引起持久的讨论兴趣与热情呢？那天讨论会上，我从争先恐后的发言中终于发现：这里有一个关于人类的动人的母题，或者说，这是一个以现代的形式、古老的故事而编织起来的痛苦的寓言。

战争。为什么要把关于人类母题的故事放在战争的环境中呢？立刻就有人回答说：战争往往以它的迅疾使得人们在慌乱之中丢弃一切掩饰的负荷，而只留下粗线条的爱和恨。但作家的高

明就在于，他适时地淡化了战争的过程，让因战争造成的后果成为偶然遇上的陆地。刹那间，世界只剩下孤岛，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同上帝创造的新世界一样单纯、新鲜。

“他俩除了爱，别无选择。”一位女学生的叹息，仿佛道出了所有其他人的内心体验。是的，在这种单纯、自然和生命力面前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两位男女主人公谈论诗，谈论未来，彼此互相欣赏着。他们也争吵，但只要世界永远如此平静，海水永远如此清澈，这些争吵总会像退去的波浪那样，走了，消失了。我惊奇地（回过头来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发现，女学生们比女主人公玛柳特迦更欣赏男主人公——近卫军中尉的风姿与人情味。她们喋喋不休地引述着以下这些句子，以说明中尉对玛柳特迦的吸引是很自然的：

“十个人颠簸地、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地走着。一个人笔挺地、沉着地走着。这就是近卫军中尉郭鲁奥特罗。”

“在玛柳特迦的心灵里对于中尉，对他那细细的双手，对他那温和的声音，尤其是对他那付非常蓝的眼睛，发生了温柔的情爱。由于他这付眼睛，由于他这付蓝眼睛，人生都光辉起来了。”……

然而，学生们还是冷静与清醒的，不少人宣布，他们看出了小岛确是他俩爱情的温床，但小岛的边缘也就是爱情的终点线。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都为这道终点线而觉得莫大的遗憾呢？无论是玛柳特迦还是中尉，他们各自经历过或者将来还会经历这暴风雨般的激情么？一生中是不是就这一次？虽然谁也没有说出声来，但大家的内心却是惊人地默契：这是一定的。

小岛外的干扰（船的到来）结束了他们的挚情和浪漫，现实提醒他们两人：必须作出选择，否则就没有生路。中尉选择了逃亡，玛柳特迦选择了鸣枪。后者的选择中断了前者的选择，使永恒的母题笼罩上了血腥的污点。

我说：假如不开枪，生命也许都会延续，但将以何种方式延

续呢？

学生说：假如没有碰上海难，假如飘到岛上的不是两个，假如船上的是玛柳特迦方面的人，假如……

可以不停地“假如”下去，但这个故事毕竟圈上了句号，只有这样，它才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一个讨论不完的话题。

玛柳特迦有没有在开枪之后被自我的英雄主义所感染我们不得而知，但她马上开始了一种忧郁的悲咽则是事实。她将为自己的行为而一辈子走不出内心的阴影，这一点每个读者都体察到了。

如果说古希腊的神话是人类童年期的寓言，它是澄明的所在，那么《第四十一》则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它是交织着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今天的寓言，它是异化的果子。

玛柳特迦的一枪具有象征的意味，它把古代和现代划分开来了，同时又启示我们：放下枪的那一天，全人类将重新回到更高层次上的澄明，到那时候，中尉和玛柳特迦的选择只有一个：相爱，并且直到永远。

“寓言就当它寓言吧，”我对学生们说，“你们看，作家本人在每一章开始之前的简短说明里总是闪闪烁烁地暗示我们，要从情节中走开，要有间离意识。再说那木刻的插图多么富有魅力，令人想到了广阔的人生。”

“寓言的意义是恒定的么？”一位小伙子抬起了头颅，“这样，我们将注定生活在短暂的幸福和永久的沉重之中了？”

我对之无可奉告……

“偶然性”与人的命运

听了您的关于《项链》的公开课后,我感想颇多。您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我是很赞赏的。但是,您对小说主题的分析,我的看法却十分矛盾。是的,您的分析与以教学参考书为代表的主流话语是一致的:从学生们的表情看,他们在您的引导下,似乎也已经接受了您的观点。然而在仔仔细细地反复阅读“文本”以后,我不得不认为,那个对您的主题概括起到重大作用的小说主人公路瓦栽夫人,其实是一个完全被误解了的形象。

长期以来,这种误解在我国流传甚广,今天该是来好好谈一谈的时候了。《项链》是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名篇。由于这篇小说一直被收入各种教材,所以在中国,路瓦栽夫人几乎家喻户晓。就艺术而言,这篇小说无愧于名家名篇,这是有公论的,问题在于对小说主题的认识。我们的许多评论文章和教材分析几乎都一致认为:小说通过一个小职员妻子路瓦栽夫人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的遭遇,塑造了路瓦栽夫人这个“爱慕虚荣、追求享乐”的典型形象,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人的腐蚀和毒害,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本质。而您,也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这也就是说,路瓦栽夫人基本上是个反面人物,读者可以从她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不再犯类似的错误。那么,莫泊桑所要说的

的果真就是这个故事吗？我读了又读，说实话，如果不戴有“先验论”的眼镜，而是怀着一种新鲜的情绪去阅读这部作品，我们恐怕会读出完全不同的印象和启迪。

不错，造成路瓦栽夫人悲剧的原因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因素，一个是个人因素。但我们倘若把小说理解成是作者对当时（1884 年左右）法国社会风气的一种针砭，那我们又怎样理解一百多年来它会长盛不衰，始终受到读者青睐？

小说一开始就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路瓦栽夫人的内心痛苦：现实与梦想的矛盾。作品写道：路瓦栽夫人出生微寒，“没有陪嫁的资产”，只得跟教育部一个小书记员结了婚，过着贫困的生活、“不能够讲究打扮，只好穿得朴朴素素”。这使她“不断地感到痛苦”。实际的境况是“住宅的寒碜，墙壁的暗淡，家具的破旧，衣料的粗陋”，而梦想的呢？却是“幽静的厅堂”、“宽敞的客厅”、“华美的香气扑鼻的小客室”和各种奢华的装饰、精美的佳肴。她“什么也没有”、“然而她偏偏只喜爱这些”。路瓦栽夫人的“过错”，就个人方面而言，或许就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美貌，以及这种美貌的价值与置身环境的恶劣的反差。然而，我们难道可以因此而下判断：路瓦栽夫人就该“维持现状”，永远也不能有“非分之想”吗？

由于路瓦栽夫人特别的“美丽动人”，所以她对这种反差的感受就特别强烈、梦想也就特别高远，这有什么不可理解呢？那些梦想与现实一致的贵妇人，当然不会为了这些“希望”的念头而癫狂，她们在物欲得到满足以后，会生出种种精神上的新“奢求”，这并不比路瓦栽夫人高尚多少。

小说后来神形毕肖的描写，使人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陶醉于自我价值暂时得到满足的女人怎样一下子滑到了沮丧、失望的心灵低谷。这里的外部与内部描写，这里的细节刻画，似乎都显示了路瓦栽夫人始终是爱慕“虚荣”的。如果将达不到某种目的，而又想尽快或暂时达到这种目的诠释为“虚荣”，那么路瓦栽夫人的确

是爱“虚荣”的。可是,这种许许多多处于相仿境地的人(包括我们)都会具有的心态,我不认为就是作品所要揭示的题旨。

如果我们将注意中心放到小说的后面部分,也就是丢失项链后,路瓦栽夫人是如何面对这个事实的,我们就会看到她身上闪光的品质:夫妇俩决定买一根新的项链归还朋友。从此,为了偿还债务,他们整整艰难困苦地挣扎了十年。为了节省每一个铜子,路瓦栽夫人穿穷苦女人的衣服、干穷苦女人的家务;路瓦栽先生则“常常到了深夜还在抄写五个铜子一页的书稿。最后,他们终于还清了这笔巨额债务。这是一种多么诚实的品格!毫不作假,也不去乞求别人的施舍,这是多么难得的境界!如果说资本主义毒化了她的灵魂,那么路瓦栽夫人这种诚实的品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小说中具有诚实品性的不仅仅是路瓦栽夫人,她的丈夫,甚至借她项链的佛来思节夫人(她感动万分地承认自己的项链是假的),也都极其诚实。照此分析,传统的说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这篇作品主题的不成熟的看法,请您指教。我以为,这篇小说的主题在于:揭示了“偶然性”对改变人的命运的巨大作用。在小说中,路瓦栽夫人先前只是感叹已不如人,但她并没有改变现状的实际行动,而只是沉溺于幻想之中。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失链),改变了她整个人生:她迫于“债务”,终于行动起来。辛苦十年,赢来数万法郎。想想看,要不是还债,她不是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了吗?所谓“爱慕虚荣”与“失链”其实本无必然联系,而“失链”与由此引起的“十年辛苦”及整个人生观的改变却是一脉相承的。

偶然的事件,使一个好幻想的人终于走向了现实。这,就是《项链》给我的启迪。

这样的分析也许与原有的思路完全不同,但我觉得,它似乎更符合实际。说得远一点,对于许多名家名篇,只要我们摆脱陈规习见,就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悟。您说呢?

隽永的佛图

读叶绍钧(圣陶)的散文《两法师》，全然不如读那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恰似在观览一幅隽永、传神的佛图。这里洋溢着的不是肃穆的义理，这里飘传着的纯是自然之气，兼或夹杂着一股淡淡的神秘意味。

全文以一次会面作为框架，极细腻地描绘了弘一法师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作者那极有分寸感的议论不时与充满情义的描绘相映衬，现象的意蕴迅速得到了提升。在作者的笔下，弘一法师的整个人格形象可以用一个“静”字来概括。你看，第一次互相见面，便不言语，只是自顾自数着手中的念珠。即便后来有人先开口问了，弘一法师也只是极简单地回答一个短语，便不再多言。就餐之间，有人请教他关于人生的意见，他却虔敬而等于不答地说：“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在印光法师身旁，他更是只有恭敬的恳求而无一句言语。然而这又决非冷漠和孤傲——倘若真是这样，断不会如此感动作者与激动读者了。弘一法师于宁静之中还被一轮温暖的光环包绕着——他的回答虽然简短，却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的心愿”；他凭心灵的感悟便知道别人的愿欲；他只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就能步履轻捷地赛过青年人；他以赤诚的心地把一切企图与之交往的未出家的朋友们称作“居士”